

讀通鑑論

冊五

增補文獻備考

卷一百一十五

讀通鑑論卷十一

衡陽王夫之譔

晉泰始元年起

魏削宗室而權臣篡。晉封同姓而骨肉殘。故法者非所以
守天下也。而懷愍陷沒。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。則
晉爲愈矣。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。興亡之修短有恆數。苟
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。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。魏之授
晉。上雖逆而下固安。無乃不可乎。然而三代王者。建親賢
之輔。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。豈私計哉。人之所以異於
禽獸者。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。則君子之爲天下君。以
別人於禽獸者。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。全其生而使無
死也。原於天之仁。則不可無父子。原於天之義。則不可無
君臣。均是人而戴之爲君。尊親於父。則旦易一主。夕易一

主稽首匍伏。以勢爲從。違而不知恥。生人之道蔑矣。以是而利。不如其病之。以是而生。不如其死之也。先王重不忍於斯民。非姑息之仁。以全軀保妻子。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。慮此深矣。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。而魏速淪亡於三世。其於君天下之道。得失較然矣。晉武之不終也。惠帝之不慧也。懷愍之不足以圖存。元帝之不可大有爲也。然其後王敦。蘇峻。桓溫。相踵以謀逆。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。然而遲之又久。非安帝之不知飢飽。而劉裕功勳赫奕。莫能奪也。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。宋文帝寵任諸弟。使理國政。牧方州。慮亦及此。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。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。嗣是而掇天位者。如拾墜葉。臣不以易主爲慚。民不以改姓爲異。垂及唐宋。雖權臣不作。而盜賊夷狄進矣。然則以八王之禍。咎晉氏之非。抑將以射肩請隧。

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。法不可以守天下。而賢於無法。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。諫必有專官乎。古之明王。工瞽庶人。皆可進言於天子。故周官無諫職。以廣聽也。諫之有官。自漢設諫議大夫始。晉初立國。以傅玄皇甫陶爲之。唐之補闕拾遺。宋之司諫。皆放此而立也。諫有專官。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。僅矣。雖然。古今之時異。而廣聽之與慎聽也。不得不殊。進言之迹同。而受益之與防邪也。亦各有道。未可以一槩論也。古之民樸矣。農工商賈。各世其業。士之遊於庠序者。亦各有常學。不能侈聞見飾文詞。以動當世。迨及戰國。教衰而人自爲學。揣摩當世之務者。競尙其說。縱之以言。則偏私逞而是非。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。任之。而後無稽之言。不敢破聖道紊綱紀。以熒主聽。則專官之任。亦未可謂盡非。

時使然也。諫官專立職專諫矣。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。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。苟得忠直知治者。司其是非之正。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。乃若聽之之道。羣言競奏。而忠佞相殽。存乎君之辨之。不徒在言者也。諫者以諫君也。邇聲色。殖貨利。狎宦戚。通女謁。怠政事。廢學問。崇佛老。侈宮室。私行遊。媒威儀。若此者。諫官任之。大小羣臣。下逮於庶人。苟有言焉。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。卽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。外此人與政其亟矣。然而人之賢不肖。銓衡任之。政之因革。所司任之。雖君道之所必詳。而清諸其源。則是非著而議論一。爭於其流。則議論繁而朋黨興。貞邪利害。各從其私意。辨言邪說。將自此以起。固不可不慎防之。而廣聽適以召姦。尤明主所深懼也。以要言之。言而譏。非乎我者。雖激雖迂。而不可忽也。

言而褒貶於人。辨說乎事者。辨雖詳。辭雖切。而未可信也。士之受規於朋友者。且然。而況君天下者乎。然則選忠直知治者。任諫職於上。而主意昭宣。風尚端直。則羣言博采。而終弗使主父偃息。夫躬之流。矜文采以讎其姦邪。慎之也。卽所以廣之也。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。以下訪芻蕘哉。近者分諫職於臺省。聽亦廣矣。而六科司抄發之任。十三道司督察之權。糾劾移於下。而君德非所獨任。故詭隨忿戾。迭相進退。而國是大亂。則廣之適以廢之。黨人交爭。勞臣掣肘。將諫官之設。以諫下而非諫君乎。拂其立諫之經。而予以譖言之徑。乃至僉人游士。獻邪說以爲用人行政之蝨賊。不專不慎。覆軌已昭。後世尙知鑒哉。

晉始建國。立七世之廟。除五帝之座。罷園丘方澤之祀。合之於郊。皆宗王肅而廢鄭玄也。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。

於鄭玄遠矣。後世經學傳鄭氏。肅之正義沒而不傳。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。周之祀典組紃以上不廢也。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。合兩世室而始爲七。玄之託於義而賊仁也。周禮合樂於圜丘方澤者。非祭也。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。而謂郊之外有圜丘方澤之大祀。玄之淫於樂以亂禮也。其尤妖誣而不經者。爲上帝之名曰耀寶魄。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。爲四方之帝。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。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。而之以釋經。以之議禮。誣神媒天。黷祀惑民。玄之罪不容貸矣。託之於星術。而實傳之於讖緯。夫且誣爲孔氏之書。王肅氏起而辨之。晉武因而絀之。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。以嚴邪說之防。肅之功大矣哉。惜乎世遠俗流。師承道圯。而肅學不傳也。如其傳。則程朱興起。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

淫辭與。

三代以下。用兵以道。而從容以收大功者。其唯羊叔子乎。祖逖之在雒邱。宗澤之在東京。屹立一方。以圖遠略。與叔子等。乃逖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。澤卒而部衆瓦解。以爲盜。皆求功已急。而不圖其安。未嘗學於叔子之道。以弭三軍之驕氣。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。或曰叔子之時。晉盛而吳衰。攤盛勢以鎮之。則敵亡可以坐待。而逖與澤。抗方張之虜。未可以理折。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。曰叔子之可以理服。而逖澤不能者。遇陸抗耳。若夫敵國之氓。信其仁厚。而願歸附之。則逖與澤之鄰壤。猶晉宋之遺黎。而叔子則晉吳異主。義不相下者也。使逖與澤以此臨之。不愈效乎。夫陸抗亦智深謀遠。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。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爲。則其亡愈速。是遇陸抗者。兩碁逢。

敵之難。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。石勒雖驍。而志不及於江淮。且未幾而國內大亂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。女直雖競。而幹離不撻懶兀朮。各懷猜忌。豕突鹿奔。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。使二子以道御兵。以信撫民。以緩制敵。垂之數十年。趙有冉閔之亂。金有完顏亮之變。以順臨逆。以靜待動。易於反掌矣。叔子之功。亦收之身後者也。何至於子弟爲梟獍以伏誅。部曲竄萑葦而僨起哉。故曰逖與澤求之已急。而未圖其安也。逖有離邱之可據。而郭默邵續之流。皆相倚以戴晉。澤有東京之可恃。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。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。二子之志義尙矣。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。

用人與行政。兩者相扶以治。舉一廢一。而害必生焉。魏晉其驗已。雖無佞人。而亟行苛政。以鉗束天下。而使亂不起。

然而人心早離。樂於易主而國速亡。政不苟而用佞人。其政之近道。足以羈縻天下。使不叛。然而國是亂。朋黨交爭。而國速以亂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。而以申韓爲法。臣民皆重足以立。司馬氏乘之。以寬惠收人心。君弑國亡。無有起衛之者。然而魏氏所任之人。自謀臣而外。如崔炎。毛玠。辛毗。陳羣。陳矯。高堂隆之流。雖未聞君子之道。而鯁直清嚴。不屑爲招權納賄。驕奢柔詔猥鄙之行。故綱紀粗立。垂及於篡。而女謁宵小。不得流毒於朝廷。則其效也。晉武之初立。正郊廟。行通喪。封宗室。罷禁錮。立諫官。徵廢逸。禁讖緯。增吏俸。崇寬宏雅正之治術。故民藉以安。內亂外逼。國已糜爛。而人心猶繫之。然其所用者。賈充。任愷。馮勗。荀勗。何曾。石苞。王愷。石崇。潘岳之流。皆寡廉鮮恥。貪冒驕奢之鄙夫。卽以張華。陸機。錚錚自見。而與邪波流。陷於亂賊。而

愍不畏死。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。而不敵羣小之翕訾。是以強宗妒后互亂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。小人濁亂。國無與立。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。是用入行政。交相扶以圖治。失其一。則一之僅存者。不足以救。古今亂亡之軌。所以相尋而不舍也。以要言之。用人其尤亟乎。人而苟爲治人也。則治法因之以建。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。魏之用人。抑苟免於邪佞爾。無有能立久長之本。建宏遠之規者也。孟德之智。所知者有涯。能別於忠佞之分。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。爭亂之餘。智術興。道德墜。各世之風貌矣。僅一管窺。而德不足以相致也。晉承魏之安處。時非無賢。而獎之。不以其道。進之。不以其誠。天下頽靡。而以老莊爲藏身之固。其法雖立。文具而已。使二代之君。德修而勤於求治。天下羣趨於正。而豈患法之不立乎。宋太祖太宗之

所以垂統久長。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。庶幾尙已。杜預欲短太子之喪。而曰君子之於禮。存諸內而已。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。今有人焉。心不忘乎敬父。而坐則倨以待。情不愬乎愛兄。而怒則紕其臂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。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。既飾其外。必求其內。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。欲動其內。必飭其外。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。今使衰麻其衣。疏糲其食。倚廬其寢處。然而馳情於淫侈。以忘其哀慕者鮮矣。耳目制之。心不得而動也。藉令錦其衣。肉其食。藻井綺疏金樞玉戶。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。不蕩而忘者鮮矣。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。故先王之制喪禮。達賢者之內於外。以安其內。而制中材之外。以感其內。故曰直情徑行。戎狄之道也。夫鳥獸之啾啁以念死。內非不哀。而外無所飾。則未幾而忘之矣。野人之內存而

外不著見者。亦如是而已矣。杜預之於學也。亦博矣。以其博文其不仁。六經之旨。且以之亂。諒闇者梁菴也。有梁無柱。茅茨垂地之廬也。而誣之曰心喪。叔向之譏景王曰。有三年之喪。二謂之有喪矣。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。而誣之曰。不譏除喪。而譏其燕樂之已早。預之存諸內者。誣聖欺天。絕人而禽之。猶曰。君子之於禮。存諸內而已乎。故曰。以禮制心。心有不存。而禮制之。其外無別。則內之存與不存。又奚以辨哉。邪說逞。人道息。凡今之人。皆曰。臣忠。子孝。兄弟。弟恭。求其心而已。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。不仁哉。杜預之言。以賊天下有餘也。

嵇紹可以仕晉乎。曰不可。仕晉而可爲之死乎。曰仕而惡可弗死也。仕則必死之。故必不可仕也。父受誅。子讎焉。非法也。父不受誅。子不讎焉。非心也。此猶爲一王之下。君臣

分定。天子制法。有司奉行。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。嵇康之在魏。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。康非昭之所得殺。而殺之。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。且康之死也。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。是晉之終篡。康且遺恨於泉下。而紹戴之以爲君。然則昭其湯武。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。紹於是不孝之罪。通於天矣。沈充以逆伏誅。而子勁爲晉效死。蔡仲之命曰。爾尙蓋前人之愆。沈勁克當之矣。紹蓋前人之美。而以父母之身。糜爛而殉怨。不共天之亂賊。愚哉其不仁也。湯陰之血。何不洒於魏社爲屋之日。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。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。

魏晉之際。有貞士曰范粲。較管寧陶潛而尤烈。而稱道絕於後世。士之湮沒而志不章者。古今不知凡幾也。寧以行誼著。潛以文采傳。粲無他表見。而孤心隱矣。乃其亢志堅

忍。則二子者未之逮焉。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。三十六年。佯狂不言。卒於車中。子喬侍疾。足不出邑里。父子之志行。誠末世之砥柱矣。文采行誼。無所表見。志不存焉耳。寧之不若此也。寧未仕漢。而粲已受祿於魏也。潛之不若此也。知晉之將亡而去之。不親見篡奪之慘也。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。而粲獨不可。難哉其子之賢也。晉賜祿以養疾。賜帛以治喪。而不受。嵇紹聞之。尚爲仇讎之子孫。捐父母之身。人之賢愚相去。有若此哉。粲之所爲難能也。非但難能也。其仁矣乎。

晉詔諸王。大國置三軍。次國二軍。小國一軍。其所依倣之名。曰周制也。古之諸侯。皆自有兵。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。其自周始建之國。各使有兵。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。郡縣之天下。兵皆統於天子。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。獨假王侯

以兵授以相競之資。何爲也哉。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。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。乃魏之削諸侯者。疑同姓也。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。疑天下也。疑同姓而天下乘之。疑天下而同姓乘之。力防其所疑。而禍發於所不疑。其得禍也異。而受禍於疑則同也。嗚呼。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。無有。天下皆以爲疑己矣。而孰親之。其假以防疑者。且幸己之不見疑。而窺其疏以乘之。無可親而但相乘。於是而庸人之疑。終古而不釋。道不足於己。則先自疑於心。心不自保。而天下舉無可信。兄弟也。臣僚也。編氓也。皆可疑者也。以一人之疑敵天下。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。其愚不可瘳。其禍不可救矣。親親而以疑。則親非其親。尊賢而以疑。則賢非其賢。愛衆而以疑。則衆非其衆。夫何疑哉。君子樂得其道。小人樂得其